

美 爾 博
戲 曲 集

神聖的童年

曾 仲 鳴 翻 譯



開 明 書 店 刊

目 錄

美爾博略博	一
關於美爾博的文獻	一五
銀包	二二
戀人	七六
廉恥心	一〇六
文學	一四二
神聖的童年	一五四

美爾博略傳

一 美爾博的時代

法國的浪漫主義，在千八百三十年前後幾十年中，極爲興盛。過此以後，作者的智能，漸漸竭了，絳情的源泉，也漸漸涸了。那些文人們純粹注重主觀，所讚賞的，是驚奇神祕的文章，所抒寫的，是悲傷空想的情緒；他們以直覺的概念，代替事實的研究。他們沈醉於理想的天國，而忘卻現在的世界。但是十九世紀中葉，哲學上的實驗論正引人考慮，而科學精神亦臻全盛的境地。一般人對於虛無漂渺的浪漫思想，便起厭倦。並且各種工業發達，物質文明，又逐日進步，富者益富，而享受，窮者益窮，困無所歸，人生到處遇着苦悶。一般人對於迷戀想像的浪漫生活，便生反感，於是就有實寫主義的運動。官寫主義與浪漫主

義，在文學的體裁上，雖偶有相同之點，而在精神上，則純然相反。浪漫主義，重主觀，實寫主義則重客觀。浪漫主義求美，以趨向藝術為目的，實寫主義求真，以研究人生為目的。浪漫主義傾於幻想，重乎情感，實寫主義則傾於實在，重乎理智。

實寫主義受科學的陶冶，采科學的方法，對於個人或社會的病象，都用分析法解剖法去考究，對於人生的美醜，都以敏銳精細的觀察，為率直誠實的描寫。這時代的文學家，如左拉、莫泊桑輩，均是實寫主義的健將。

美爾博就是生長在這個時代裏，他的性格思想，受當時環境的支配，自然很大，他的文學技藝，受當時文人的影響，自然也很深。

二 美爾博的性格

美爾博 (Mirbeau) 名奧德維 (Octave)，以千八百五十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法國的特維伊耶城 (Treviès) 這個城係在西北部，人民的性質樸素爽直，與美爾博同

時的實寫派的文學家，如佛羅貝（Flaubert），如莫泊桑（Maupassant），都是生在這區域中。他幼時居鄉間，少與外人來往，閉門讀書。千八百七十年，入巴黎大學，研究法律，校課既畢，與一般少年嬉游於咖啡館，或飲葡萄酒，或吸鴉片煙，放浪自豪。稍長，乃急改過。千八百二十五年，受「秩序」（L'Ordre）雜誌的經理的聘任，為編輯員，作文評議時政，辭氣激烈，經理怕因此獲罪，婉言解約。美爾博亦以發表言論，不能如意，決然他去，專心著作。他對於社會的各種人都有無限的厭惡。

他所最厭惡的，是資產階級。他以為貴族的罪惡，世人皆知，且為數有限，容易剷除。至於資產階級，則多是無恥之徒，靠欺詐局騙而暴富，既無高尚的思想，深博的智識，又每自恃自驕，而厭惡輕視窮苦無告的平民。

他所最厭惡的，還有無教育的婦女。他以為她們多陰險狡怪，引人墮落，還有無才能的文人，他常說：『這些文人們，是世上頂污濁的東西。』此外如教士的詭詐虛偽，如軍人的殘暴橫行，都是美爾博所厭惡的。

美爾博少年時，帶厭惡資產階級的性質，而所與來往的，多是貴族。故其言論，參雜保皇黨的主張，而替禮拜堂作辯護。年事漸長，閱歷漸深，憤恨世間富貴的不平等，窺見宗教所提倡的假道德，思想大變，乃有無政府主義與反宗教的主張。對於政客教士，爲熱嘲冷諷的批評，或作激昂猛烈的攻擊。他以為世上只有人類，無所謂祖國。凡事有害於人類的，吾人應極力排除，勿使其實現。什麼愛國主義，不過是野心家藉以率領人類於互相殘殺，以滿足自己的虛榮私慾罷了。

美爾博的一生，曾經法國兩次的戰事。第一次是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第二次是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洲大戰。他遇第一次大戰，正在少年，悲痛憤怒，他的性格，大受刺激，遂成恨世厭亂的念頭。迨到第二次大戰，他已衰老，慮殘殺的蔓延，怒德人的無理，愁悶苦惱，他的性格，又受刺激，遂起愛國憂民的情緒。

他臨逝世的前一天，留下一張遺囑，含着濃厚的政治氣味。

『在四十年中，我努力揭開人類的罪惡與詐偽，以四十年的奮鬥，只達到人類的歷

史的大罪惡——德國的暴舉……現今有兩種危險，繞住我們，其一是犧牲者要變為壓迫者，其一是假借所謂虛無的人道主義的愛情，而把犧牲者與壓迫者混而為一……一般人要和我一樣發現，知道祖國是一實在的東西。』

這種意見，和他平日的主張，大相矛盾。他的政友都頗驚駭，以為將斃的人所說的話，是靠不住的。實則美爾博臨死時，精神極為清明，他的遺言，實是出自他的本心的。

美爾博述社會的怪狀，敍人類的凶德，言辭雖極激烈狂暴，然在平時交友待人，又甚和藹可親。青年後進，偶有文章，送他觀閱，他必為修改，遇妙辭佳句，則默記，憶向人念誦，稱許不已。所以他雖慢世，評論人類的詐偽，恨他的，固然不少，而愛他，服他，敬慕他，親近他的，卻有千萬許人。

三 美爾博的小說

美爾博的小說，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小說，第一本名為『茅舍的函札』，其中所述的大半是法國西北方農民的故事，而近於理想派，此時他尚未表現憤恨社會的觀念。他的思想，曾由守舊的保皇的，變為維新的革命的。他的小說，也隨着而變。其初所寫的，多半平淡無奇，迨至思想變遷以後，便有激昂憤慨的文字，凶猛尖刻的辭句，以實寫的技巧，紀人類的黑暗，用誠摯的態度，述衷心的怨怒，使人感動，而表同情。他的其他短篇小說，係他的友人於他逝世後，始搜集彙編，而印為單行本。

近代文學批評家黑繚（Berou）說：『美爾博的短篇小說多是神來的作品，而含深遠的意思，對於社會，為不掩飾的批評，對於世俗，為頂沈痛的譏刺，這就是他的特性。』美爾博的長篇小說，最著名而最帶自然派色彩的，有『受難的花園』，『女傭的日記』，『狂人的二十一日紀事』等，都是描寫事實的作品，搜集敘述人間的瑣屑生活，剔抉記載社會的醜陋真相，他和左拉莫泊桑諸人一樣，以實驗的方法，從博物學與社會學的見地，去研究人類，而特別注意環境的影響，與遺傳的現象。

美爾博譏笑社會，好出以滑稽，使人初讀時，不大感覺到，但細加思慮，便覺他的情緒刻摯，思想高超。他以爲人類無論何時，都有不平等的現狀存在。他常說『資產階級厭惡工人，工人厭惡無家可歸的窮民，這些窮民，又厭惡比他們更貧困的人們，因此人間的不平等，終無已時。』

黑蘊說：『美爾博的長篇小說，多述痛苦的事情，寫社會的醜史，暴露人類的獸性，窺透文明的裏面，使人讀罷，生激烈的反感，而起厭世的概念。』

然而他以誠懇的心曲，流暢的文章，來寫人類的卑鄙淫猥，正欲顯示社會的惡質，使人警惕，使人覺悟呢！』

四 美爾博的戲劇

美爾博的戲劇，也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戲劇，都是獨幕劇，和他的小說一般，都帶譏刺社會，厭恨文人的辭氣。

他的技藝高妙，思想深沈，句法短勁而有力，精神勇猛而忠實。他厭惡世間所妄談的假戀愛，故每以滑稽的語調，描寫男女的愛慕情況，他厭惡近今所提倡的偽道德，故每以輕蔑的言論，表示心中的菲薄意思。

美爾博的長篇戲劇，有家庭（Le Foyer），壞牧人（Les Mauvais bergers），事務（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等篇，其中家庭一篇，是和那東孫（Thadée Natanson）合著的，至於「壞牧人」與「事務」兩篇，算是他的傑作。

「壞牧人」係於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開演於黑那遜（La Trénaissance）戲院。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工人抱着革命思想，向工廠中極力宣傳，奔走狂呼，無人響應，反被逮捕下獄，備受艱苦。後來這工人，進到一個女工人家，相識不久，互相愛慕，女工的母親，因勞瘁死，她將一生的慘況，向他陳述，他更憤怒，就開始鼓吹罷工。終因罷工的工人們，勇氣不足，團結不力，工潮遂起波折，大家怨怒他，誣蔑他說他侵沒公款，向他索取麵包。正在騷動之時，那位女工突然走出，用勇敢的言辭，果斷的姿勢，證明他

是忠誠的堅毅的。彼此諒解，恢復從前的感情，即刻表決，異日燒燬工廠。同時，廠主想以武力彈壓罷工風潮。他的兒子是得到新思想的少年，不贊成他的父親的行爲，遂和他的父親絕斷關係。一日，工人和軍隊交戰，廠主的兒子也加入，助工人抵禦。無賴工廠卒被焚滅，許多人被鎗彈打死，女工也受重傷。但當她蘇醒之後，還呼叫勇進，希望新運動早日成功。

「事務是事務」係於千九百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開演於法蘭西戲院（Comédie Française）。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商人不顧廉恥，不講感情，專心於「事務」，只求致富，不管他所用的手段，害人與否，不管他所取的方法，正當與否，有時失敗而破產，但仍努力工作，以恢復他的「事務」。他本出身貧窮，幸擁千萬的財產，購報館任經理，運動爲議員，想擴充他的勢力於政界，以求虛榮。他的園丁，將有一子，他嫌小孩吵鬧，立把園丁的全家驅逐。他的管家，本是貴族，窮無所依，執役於他的家中，勤謹異常。他不哀憐贊獎，反時加擲。他的女兒，酷嗜藝術，見他的殘暴狡詐，極引以爲恥。他想與貴族聯姻，決把女兒嫁給他的債戶——一個侯爵——那曉得他的女兒卻愛了他的書記。這位

書記，貧困多才，也常常受他的虐待。他隨後結交兩個壞人，商議組織一個公司，他們三人，性質相同，互相利用，互相欺騙。一日，他的兒子駛汽車遇險而死，他極哀痛，他的兩個朋友，暗將公司的合同修改，只合宜於他們二人的利益，並以爲他已悲悶昏亂，乘此時機，求他簽字。他閱罷大罵，將合同改正，對於他自己的利益，絕無損害，然後簽字，交還，且說道『事務是事務！』

美爾博在前劇，描寫工人們終日在刑具般的機器下做苦工，餓不得食，寒不得衣，工作的時間，吸着和毒煙不相差別的煤氣，休息的時間，飲着和毒藥不相差別的酒料，正在壯年，體已衰疲，夫死婦繼，父死子繼，各羣起反抗，求較安適的生活，找較光明的道路，則又被人誣爲叛徒，加以慘殺。意義深遠，辭句沈痛，鼓煽人們的心血，使之沸騰，掀動人們的肌膚，使之戰慄。此劇每次表演時，觀衆都憤憤不平，歎社會富貴的不均，恨資本家的暴虐，勃然起猛進的勇氣，而生革命的精神。

美爾博在後劇，描寫商人們的卑鄙，只求物質的享受，和社會的虛榮，對人類的譏刺，

似過於刻薄，實則世間正多此等人呢。此劇和莫利哀（Molière）的慳吝人（L'Avare）、伯克（Henri Beque）的羣鴉（Les Corbeaux）均是法國文學界的不朽的傑作。

五 美爾博的文藝批評

當聖佩章（Saint Beuve 1804—1869）在浪漫主義極盛的時代，取生理學的方法，應用於詩文的批評，已漸開寫實派的文藝批評的端緒。聖佩章不特承認作者的剛柔的氣質，與健懦的狀態，有關作者的思想，他並要把批評學由藝術引到科學的區域。他說『我只有一種興趣，就是分析探擇，我是一個精神的博物學者，我所欲建設的，就是文學的自然史。』

隨後又有譚奈（Taine 1828—1893）對於文藝，完全當作一種科學看待。他說『美學正如植物學，在植物學，無論是橙樹，桂樹，松樹，都帶有相同的興味，藝術亦復如此。』

他要從人種環境時代三種要素裏，詳細探究，找出證據，以創立審美學。他所採取的文藝的方法，純是科學的。他說，

『科學是給人以自由的，任各人的所好，任各人仔細去研究，那是最適宜的學問。科學對於一切藝術的形式，一切的派別，都有同情，即與科學相反的，亦予以同情。人類的精神，儘管有所表示，科學卻要完全收取，加以研究。』

自聖佩韋，譚奈以後，許多的文藝批評家，都依照這些方法。所以美爾博的批評文字，也頗受他們的影響。他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曾出一本批評美術展覽會的小冊子，議論嚴正，文筆閒適，不似一般人誤解藝術，妄評藝術。他在他的批評文字中，很表現出他的性情好尚。

黑蘊說『我以爲美爾博太過厭惡心理學的文藝，他常常注意作家的形式，他算是審美學家，不算是批評家……』

美爾博很崇敬馬納 (Manet)，穆納 (Monet)，荷丹 (Rodin)，贊譽他們的作品……

但是他尙有成見存在，他在批評的文字裏，也每每參着自己的成見。』

六 結 論

黑蘊說，

『美爾博的小說戲劇，有時參以自己的個性，有時假托他人的名姓，簡直把自己的生平，陳述出來。他的滑稽態度，他的神秘思想，幾乎可算是我們的文學界的「孤獨者」，然而他生於實寫派的文學通行歐洲的期間，與無政府主義宣傳極盛的時代，他的言行，總受着影響，他的強暴的嗜好，近於左拉，他的敘事的筆法，近於莫泊桑……』

黑蘊又說，

『美爾博的作品，雖可列入實寫派中，但是他的文章偶然卻帶浪漫派的彩色，他對社會人生，作精細深刻的觀察，又像莫利哀與巴呂札 (Balzac)……』

美爾博雖不能算是第一流的文學家，然而他的文辭，絕不庸俗，他的幻想，又甚豐富，不特在法國近代的文學界，爲不多觀的作家，就是在世界的文學界，亦非常有的文人。

他的文才瑰瑋，固使人佩服，他具着不妥協的性情，與大無畏的氣魄，更使人景仰。他不爲名利所誘，亦不爲強權所屈，他的自信力極爲強烈。他每每說道：

『我們的主張，若有人以爲是怪論，我們一切不管，還要幹去，還要永遠幹去。』

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應該細讀他的作品，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尤當認識他的精

神啊！

關於美爾博的文獻

(A)美爾博的著作書目表

(a)小說類

Lettres de ma Chaumière, contes (Laurent, édit. Paris, 1886)

Le Calvaire, roman (Ollendorff, édit. Paris, 1887)

L'Abbé Jules, roman (Ollendorff, édit. Paris, 1888)

Sébastien Roch, roman (Charpentier, édit. Paris, 1890)

Le Jardin des Supplices, roman (Fasquelle, édit. Paris, 1899)

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 roman (Fasquelle, édit. Paris,

1900)